

[英] 伊安·查诺克
威廉·塞克尔 著
约翰·霍尔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威荣 周满军 景晶 王庆华 译



Sherlock Holmes

华生的最后案件



群众出版社

[英] 伊安·查诺克
威廉·塞克尔
约翰·霍尔 著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戚荣 周满军 景晶 王庆华 译



Sherlock Holmes

华生的最后案件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生的最后案件/[英] 查诺克著; 戚容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8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ISBN 7-5014-3201-5

I. 华… II. ①查…②戚…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0643 号

华生的最后案件

伊安·查诺克
著 者: [英] 威廉·塞尔
约翰·霍尔
译 者: 戚 荣 周满军 景 晶 王庆华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王 子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201-5/I·1355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7.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华生的最后案件

伊安·查诺克

戚 荣 周满军 译



第一部分 医生的授权

在克莱梯利安酒吧

这些年来我深深地记得在克莱梯利安酒吧里遇见华生医生的情形。正如华生医生亲口评述的那样，我们从不对医院情有独钟——一开始他是一名中后卫（在当时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位置，但他却在后来的运动中充当起了领导者的角色，后经证实对橄榄球联合会的发展也有巨大的影响力，而非谦逊的传记作者所记述的那样），而我却是一名前卫，实际上该叫前排。我们年龄上相差好几岁，但是我们却总能融洽相处。他总是非常的公正并且着装整洁，因此当我得知他在取得学位后参军的消息后丝毫不感到吃惊。然而在克莱梯利安酒吧的那天的那种情形下的相见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开始我并没有真的认出是他，还一直坐在我的角落里，只是偶尔像对其他我感兴趣的陌生人那样地看看他。

我注意到那僵硬的手臂、轻微摇摆的步伐以及他那瘦弱的躯壳——看上去就好像穿了他大兄弟的衣服——这一切都使我确信这是一名受伤的士兵，而不是醉汉。但他是华生医生么？他那薄如木板、褐似坚果的身体否定了我的猜测却证实了他的坚强，因为尽管伤病缠身而又贫困潦倒他却依然坚定地站在吧



台旁，这使我确信他就是华生医生！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我非常吃惊和高兴他竟然立刻认出我来，尽管我们的相识不是那么的意义非凡，但他依然像兄弟一样地问候我。事实上我们过去只能勉强算兄弟，但这不仅仅是因为希波克拉底医派的誓言，而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孤独感。我很高兴能见到他，因为不管你是非常熟悉他还是完全不了解他，他总能给处于悲痛中的人同样的感觉，那就是见到他很高兴。多年以后，一名诺曼底血统的英国将军设计了一项测试，而华生医生可以荣誉地通过这项测试，那就是“他是那种你能信任到可以和他一起逃入丛林的人么？”非常肯定他就是这种人。

我的孤独感是出于一种青年时代的幼稚而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现在我很庆幸我的朋友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表现这一点而且即使现在我也没有打算这样做。

华生医生的孤独感也是自己强加的，但他没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在伦敦行医以及在布莱克黑斯荒原上玩橄榄球的日子，他结识了很多朋友——你决不要低估了他的社交能力——但是我猜想他回避他们是因为他并不能完全适应太多的社交活动（有橄榄球友谊的年轻医生们真是相当的喧闹），并且毫无疑问他感到每天十一先令六便士几乎既不能够支付他的社交活动的花费也无法回馈别人的盛情款待。我不知道他如何支付我们在侯本的午餐费用的，同时我认为对此的询问是不合适的。

然而，所有这些与我能给福尔摩斯带来重大贡献比较起来简直毫无意义。这个重要贡献就是他将有他的——我本想说他的乔纳森，或奥利弗，或吉本斯，甚至博斯韦尔，但是这些都不合适。现在完全能够说福尔摩斯将有他的华生。

我的部分到此结束，从这一章开始我将彻底消失直至结



束。然而那不过是表面现象，事情远非年轻的斯坦弗当初想象的那样。

盛情邀请

一个声音响起后，所有的陌生人都拥抱在一起。街道上人们尽情的唱歌、跳舞；广场上社会的名流们用一种高傲而平静的目光注视着周围伴随着爱国歌曲尽情狂舞的人们。整个伦敦闪耀着一片幸福、解脱和回忆的泪水。这就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十一时。

克莱梯利安酒吧里充满着温和的气氛。齐柏林、索姆、帕斯切戴尔都已经仅仅是一场噩梦——但在许多中的这三者将会永远萦绕在一代人的脑海里，直至死亡。我站在离吧台四尺见方的地方，抓着吧台的扶手要了杯宾治酒。当时我还穿着我海军外科医生的军服，厚厚的布料抵御着刺骨的十一月早晨的寒冷。“为海军、皇室还有商人再来一杯，他们应该比较喜欢这个样子的吧。”我讽刺地说完后把我最后的五英镑放到吧台上。“好的，先生。”吧台服务生小心地嘟哝一声就走开了。

我环视着酒吧，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穿着军服，但是这些卡其布军装在这个早晨已不是那么单调。四年噩梦般犹如落入无底深渊的堕落生活已经结束，现在这些军人脸上高兴而生动的表情把他们的军服也映衬得栩栩如生。酒吧里同样也坐着一群妇女——这在短暂而又漫长的四年前还是无法想象的状态。战争带给人们不可思议的变化，直到现在我只能适应其中的一小部分。过去在酒吧这种地方只要发现没有人陪同的单身女人那就一定是个妓女，现在克莱梯利安酒吧里的这些女人被刻板僵硬的护士制服包裹着，谁也分不清他们究竟是女继承人还是妓女，有钱还是没钱，倒是这些护士服给她们仁慈天使的所有外貌。她们伍斯特般红润的脸蛋，肩章上的星星般明亮的眼



睛，红樱桃般的小嘴，还有她们面部的肤色简直就像刚出生的健康婴儿那样充满着勃勃生机。我对着自己会心一笑而内心则大笑不已。我，“小”斯坦弗，在这里狂热地描写着这些年轻的女孩，这些至少可以做我的孙女的女孩们。而此刻我依然在笑，以前历史让我做一个表演者，而现在我的老年龄只能让我做一名观察者。“臃肿”的斯坦弗还活着，可是每一次呼吸只能让我更痛苦。

正当我向一群疲倦却兴高采烈的德文郡人敬酒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这种坚定、友好的感觉让我立刻找到了熟悉的感觉。在我转过身之前我几乎已经要说出我的问候词了。

“我敢保证，一定是小斯坦弗，”一个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转过身去，看见一个陌生人。当我试图要给这个陌生的面孔加一个名字的时候，我双眉紧锁，呼吸不畅。“薄如木板、褐似坚果。”我的这位新同伴提示道。我们四目对视，此刻千万种奇妙的感觉从我们之间流过。

“你是约翰·华生医生。”

我的同伴笑了。“千真万确，小斯坦弗。”

同时我们像兄弟一样拥抱在一起，曾经的分离现在又重逢了。一些德文郡的人看着我们并用掌声证明我们的狂喜。我们的热情变成了自如。我们亲切地互相拍击着，“干的漂亮，伙计。”在我们退回到角落的坐位时同时说道。我上次见到一个“薄如木板、褐似坚果”的英雄进克莱梯利安酒吧并要一杯雪利葡萄酒是三十八年前了。

一开始我们只能互相对视。我们对这一切难以置信。我们居然还活着！那个年代，年轻就如身处天堂，但是能和认为已逝的老朋友重逢比身处天堂中的天堂还要高兴。我们默契地笑了一下，同时开始说话，然后又同时停了下来。在这样两次错



误的开始后，华生医生主动地问道：“你们的战争进行的怎么样了？”

我迅速地罗列出我在护航舰上的工作，主要的回忆就是刻骨的寒冷和空虚寂寞。

“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满脸胡须的原因吧？我一开始没认出你来，从这个角落观察了好几分钟才敢冒险出手。要认出我不得不在脑子里先给你剃掉胡须，然后还要再摘掉你的帽子。”他接着又回答了我迷惑的眼神，“有红色鬃发的红发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见第二个有这种头发的人。”现在我意识到我得先脱掉我的帽子然后我们才能一起为第十一个小时欢呼。

“如果岁月把你的头发如同青春一样剥夺掉，那我将很难办，斯坦弗先生。”

我们都笑了。我正打算为红头发干杯时，一名年轻的皇家飞行员，或者说应该说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小伙子撞到了我们的桌子上。他稳了稳身子说道：“您的地心引力发号施令的比别的白头发的人多。”我们笑了并建议给他换一件他弄脏的“奥赛罗”。“没关系，”他回答道，“给腐朽的水手致歉。”说着向我敬礼，然后转向华生医生说，“请原谅我，先生。”同时原地站定敬礼。尽管医生明显地不愉快，他还是站了起来并回礼。虽然这一幕很快消失了，但是却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看着华生，他是那么的瘦，尽管他的皮肤被晒成了棕褐色，但是他看上去还是有一种苍白。一种绿色和黄色的混合色一直延伸到他的眼角。华生是一个病人。那名皇家空军飞行员走了，华生回到了坐位上来。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呢？

“是什么支撑着我？”他笑着回答着我脸上明显表露出的疑问，“我能够告诉你吗？即使我告诉了你，你又能相信吗？”

“你不会说谎的，医生，我相信你。”



“但是我们在谈论你，斯坦弗。护航工作肯定会有比寒冷和寂寞更多的内容吧？”

“哦，是的，还有担惊受怕和烦人的工作。”

“在你的行程中，你到过日德兰半岛和多格尔沙洲吗？”

“没有，那是高级军官们该做的事，没有我一个红头清洁工的什么事。”

华生喝了一点酒。看来我要采取主动尝试让他谈一谈他自己的事，福尔摩斯有必要反复地说，但是华生却从未谈论自己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我采用了一种轻松的开始方式。

“我这条老海狗已经谈够了，让老士兵来谈一谈怎么样？如果我把我在船上外科医生的技术和福尔摩斯的推导能力结合的话，我敢说你就可以为国王和国家效全力了。可是你却受伤了，并且你的舞台就是在前线。”

华生因我提到了他的老朋友而微微一笑。

“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很简单，能将你的皮肤晒黑的阳光，我们发现它很少能穿透伦敦厚重的云层以及在法国泥泞的土地上出现。虽然你没有在你的军用外套里穿上制服，但是你的行为方式却表明你是个军人。刚才那个飞行员肯定认为你是一个高级军官。”

“但是，伤病和前线又怎么解释啊？”

“我正要说这事呢。你已经太老了——请原谅我这么说你，华生医生，因为我只不过比你晚几年到的前线——所以你就能指挥军队，并在印度立足且招募军队，你真是个理想的人选。至于伤病，你的手臂不是有一点僵硬吗？再说你的两个脸颊的颜色也和我们的不一样。怎么样，我的解释还行吧！”

“我觉得不完全正确，斯坦弗，其实我并没有受伤。的确此刻我有一点关节僵硬，但那是由英国十一月的气候造成的。另外，我也没有去印度服役，而是去了……还是不说了，这里



人太多了，我们必须另外找一个地方。去……”

“侯本，是吧？”我插话道，“我还欠你一顿饭。无可否认，为了满足我的这个心愿足足让我等了 38 年，但至少我不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它，也没有理由去这么做。”

“好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华生说道，但我非常热情，不能以任何理由搪塞过去。

“不，不，我坚持我的意见。这次我必须买单，而且你要多少红葡萄酒都可以。”说着我们走出了克莱梯利安酒吧，走进了疯狂摇摆的人群。人们拥挤在皮卡迪利广场上，唱着《美好的昔日》，已经唱了差不多十次了。一会儿，华生医生蹒跚地走到拥挤的人群中。我把我的手臂放在他的肩膀上并紧紧地抓着他的肩带。“啊哈，熟悉的橄榄球前排紧抓，我知道。”华生眼睛眨巴地看着我说。他在来回地找马车却怎么也找不到。华生拖着我的袖子，大声叫嚷地说道：“我想今天侯本一定也是早已被打光了。不如来我的住处吧。”

“是在圣安妮女皇街上吗？还是你最后换的哈利街？”

“曾经是是的，但在战争一开始，我退休时就卖了出去。因此这两个地方都不对。”

“那你是住在哪里啊？”

“贝克街 221 号乙。”

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震惊。我们即将去贝克街了。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由于拥挤和碰撞的人群，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达了那个著名的地点贝克街 221 号乙。

我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因此带着崇敬的心情走向门口。华生一进门，很快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下了。午餐准备好了，壁炉烧起来，然后把大衣脱下换上了便服，最后点着了烟斗坐在他的摇椅上。而我却还在冲着咖啡并琢磨如何使用点火器，这时他说：“哦，不用费神了，用打火机吧，这个好使。”



只有福尔摩斯才知道如何使用那个老东西。”

当我倒咖啡的时候，我环视了一下客厅。这是我不管身在何处都虔诚追随的许多奇妙经历中的起始点。这里正如华生医生在他的著名故事中多次描述的那样——可能是一种烦琐的整洁。当我递给医生咖啡时，他告诉我说，他已尽了最大可能来恢复他昔日的辉煌，但是福尔摩斯拿走了他的文章和成册的普通书籍以至于这间房间失去了一些早日的辉煌。在拐角里有一堆化学实验用的仪器设备，但是由于长期的没有使用已经积满了灰尘。一把小提琴放在旁边，但正如华生所说的那样，那不是原先的那把斯特莱迪瓦利厄斯小提琴。完全可以解释，福尔摩斯已经把那个小提琴带到了苏塞克斯。一双波斯拖鞋里还有我用我的船中的烟草补充的烟丝。这让我们非常高兴。

不一会儿，我们的食物准备好了，还真有几瓶盖着厚厚的灰尘的窖藏酒。华生眨着眼睛说道：“一位好士兵总是时刻做好准备。”

我们吃完饭以后，就各自回到了壁炉两侧的摇椅上。华生坐在那里沉思了好几分钟，好像在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最后，他做出决定似的注视着我非常严肃地说道：“你知道吗，斯坦弗，我知道今天会在克莱梯利安酒吧碰到你。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感觉到你一定会在，虽然你的伪装迷惑了我一会儿。很奇怪是吧？但是一个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对有些事情有一种非常奇怪的了解。现在如果你不太在意的话，我有几件事情想让你帮我做。”

“乐意效劳，我的华生老伙计，你明白的。”

“好的，斯坦弗。我就知道我可以信赖你。在那边的皮箱里，你将在我的一本笔记中找到福尔摩斯侦破的十二个案件。我想要你去找我的文学代理，把他们出版出来。这些案件是我们以前经历过的离奇案件。其中有几个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



为他们展现的更多的是福尔摩斯这个人而不是其他的事情。他们的出版将会把福尔摩斯推向正确的方向。不幸的是，我只全部完成了其中的四部，但是其他的仅仅只需要再做一点加工，同时笔记是非常充足的。”

“现在战争结束了，为什么不抽点空写完他们啊？”

华生笑道：“哦，我是应该那样啊，但你知道现在各种事情堆积如山。我只是想确信如果需要的话，你能够出手相助。再来一杯怎么样？”

我心不在焉地要了一杯——我担心华生。但是好像医生要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似的，他跳起来走到酒瓶旁边，加满了我的杯子，并敏捷地一弹，打着了打火机。“好，那是我从福尔摩斯那里学到的。”

“从福尔摩斯那里学到了什么？”在华生回到椅子上时，我问道。

“不久前我给福尔摩斯写了封信请他允许我出版。我随时恭候着他的来电。如果他可以打电话就决不会写信。我想他一定仍旧钟情于电话。只要他不被打扰他就会说行。但毫无疑问他会用更多的时间去观察蜜蜂蜂皇以作为他的工作。”

“最近以来你看见过他吗？”

“没，在战争刚开始有过一次，自那之后就没有见过面了。”

“你知道他现在怎样吗？”

“我只知道他因风湿痛而跛足了，但其他的我们就都不知道了。”说此话时华生抓了一下他的肩膀，一阵疼痛似乎战胜了他。一会儿之后，疼痛似乎缓和了，但他看上去苍白而扭曲，虽然他脸色很黑。

“你还好吧，老伙计？”

“很好，很好，斯坦弗小伙子，现在我讲到什么地方了？”



福尔摩斯，噢对，对了。所有其他的案件与我有关的都在我的公文递送箱里——如果齐柏林飞艇没有向里面扔炸弹的话，就是那里——而且福尔摩斯将决定他的命运。那就是我为什么在所有人中想见你的原因，斯坦弗。你了解具体案件的真实情况，而且在我之前。你会把他们告诉我吗？你知道‘铝制拐杖奇案’吗？谁是里科里特，为什么福尔摩斯说他的妻子是谋杀犯？首先你必须告诉我，然后我将告诉你我在前线的经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因此，和平第一天的整个下午我一直在告诉我的老朋友关于阿尔杰皮·贝里、德里西娅·奥格尔维、马蒂尔达·布里奇、奥尔加·普莱施卡罗维、法利诺施夫人和奥佩尔·泰拉、里科里特和他的妻子，奇特的塔尔顿谋杀者们，还有范贝里的事。在这过程中，他一直惊叹于福尔摩斯奇特的能力，尽管事实上，他相随看他工作已经有好几百次了。可能这就是福尔摩斯吸引力的一个方面。除了善良和诚实，医生还是一个热心的福尔摩斯迷。不管说的有多么地不同，福尔摩斯确实有他性格上的虚荣，尤其在一开始。反过来，华生问我是否愿意听一个特别的案件。虽然只有一个故事，但当他补充了细节以及解释了政治、灯塔和接受训练的鸬鹚之间的关联后，就轮到我非常惊讶了。

“真是奇特，”华生感叹道，“是那个案件给我——其实是被动的——带来了在巴勒斯坦的冒险经历。”

“巴勒斯坦？”我奇怪地喘息着。

“没什么奇怪。你肯定已经推导出来了。但是我还是要说，甚至战争内阁都承认我能被信任来执行这项任务，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是个谜案。尤其他们中的两个是否和政治家有关还值得怀疑。他们的行为方式我想可能和鸬鹚有关。然而，我发现其实只是一种间接的恭维。”

“但是以你这样的年龄去巴勒斯坦？”



“是的。”

“怎么回事？”

“迈克罗夫特。”

“那么福尔摩斯为什么不去？”

“他没空。”

“这么说这四年来他没有仅仅在观察蜜蜂了。”

“应该不会的。”

“但为什么不是其他人去呢？”

“我是能被所有人信任的惟一的人。”

“所有人？”

“是的，但是在我继续之前，我必须警告你，我发誓从来没有在中东显示我的角色。没有任何将军的回忆录或历史学家的战争记录上会提到我的名字，你也不必去提，除非战争委员会完全公开他们的文件。明白了吗？”

“可能你也不愿意说什么吧？”

华生又迟疑了起来，但他很快就抬起头来说：“不，我之前已经作了决定，实际上是昨天。我必须说出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出于公平的角度。”

“为什么不写下来并放到你的公文箱中去呢？”

“我恐怕没有时间做那件事了。但让我们继续吧。街灯已经亮了很久了。如果我们再耽搁的话，这个具有着历史意义的一天就会过去了。”

华生重新添满了他的烟斗，沙哑地咳嗽着。

“如果你能跟上我对福尔摩斯的这些案件的叙述的话，你一定就知道最近这些年我对汽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过去大约十年的时间里拥有了几辆。我的最爱一直就是劳斯莱斯公司制造的车。我也拥有了几辆，而且被认为是个人方式的劳斯莱斯迷。当战争爆发时，我试图参加医疗队，但由于我年龄



的关系，我被拒绝了。然而我的一个朋友和我联系了一下并对此事想了一个办法。我说的朋友，不过是可能在几个场合下见过几面而已。他聚集了一帮劳斯莱斯迷，开着他们的车去了前线。因为命运使然，当时我没能加入他们，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医疗事务，其中涉及到世界上两个强国的皇室。这件事持续的时间很长并涉及许多标准。我的时间就这么被占据到一九一七年。

“最终我回到了伦敦，虽然我的工作结束了，我却更加害怕我这种等待的生活。但那时命运已经不是由我来控制了。我的名字上了法国医疗队的名册。我预计最迟到一九一八年春天我就会到法德前线去。然而事情却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发生，我收到的便条要我去第欧根尼俱乐部见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我们在委员会议室见了面，因为我们知道一定不会被打扰的——据我所知，这些不爱交际的家伙从来不召开什么委员会议。

“在那里他向我罗列出我的责任。这是对我爱国精神的考验，我只能遵守。正是由于这次会面注定我们这个世界将付出无知的代价。”

华生停顿了，似乎被一种强烈的情感所攫取了。

突然，他又抓住他的肩膀开始剧烈地咳嗽，似乎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我跑过去想要帮忙，他却示意我回到我的椅子上去。他喝了一大口酒后要我再给他加一点。

“对不起，斯坦弗，但是最近这种情况经常反复。我希望今天是最后一次了。”他稍做调整继续说道。

“你一定知道迈克罗夫特。当我们会面时，他比以往要迟钝得多，岁月的痕迹都体现在他身上。他的声音显示他有气管炎，但是他的眼睛仍旧是那种深远而自省的目光，跟我们最初相见时的完全一样。